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卷十一

元 趙汸 撰

襄公下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凡晉主夏盟恒日此以既盟而即執邾子于會故不日以異之陳氏傳曰會無王卿士其亦申言諸侯何間有事也

晉人執邾子

不言以歸既服而釋之也劉侍讀曰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皆不以王命何以正其罪而服人心乎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公羊傳曰自漷水以漷爲竟也黄震氏曰晉救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以歸魯不可也未足以服齊也

季孫宿如晉

拜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齊未服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傳曰還者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

命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

進退在大夫也穀梁傳曰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奔非其罪不書於是蔡人患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殺之公子履其弟也故出之於楚陳人患公子黄之偪譖於楚曰與蔡司馬同謀亦出之於楚皆非其罪也則何以書惡陳蔡之不國也陳蔡之君有國不能自為政而惟大夫之為有臣不能馭而惟楚之令故國人皆得挾楚以制其君殺其公子之為大夫者出其弟之同母者而其君聽焉則二國之命懸於楚矣故

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别之而不别也陳蔡之卒滅於楚則有自來矣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公羊傳曰庶其者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

書重地也穀梁傳曰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據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小大敵也劉侍讀曰漆一邑閭丘一邑不言及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私邑不言及公邑言及杜元凱曰大夫以邑出為叛適魯言來奔內外之辭何休氏曰舉地言奔則魯坐受與庶其叛兩明矣呂大圭氏曰非公命不書此公在晉何以書政在大夫也政在大夫則公雖在內不得為政矣盖自宣成以來志之策書之變也黄震

氏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所謂三叛人也襄公在晉而邾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在晉而莒牟夷以牟婁防兹來昭公在乾侯而黒肱以濫來魯之受之皆非君命則為逋逃淵藪者季孫氏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翰氏曰比年日食又比月而食葢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為變大矣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氏傳曰錮欒盈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於是欒盈自楚適齊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高抑崇曰晉以一欒盈之故期年之間再合諸侯見晉失伯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侯於是終保欒盈明年伐衛遂伐晉也胡侍講曰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厚人倫也晉人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

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已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朝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於是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而陳人殺慶虎慶寅則曷為以國殺書之以楚人不釋君而助臣故陳侯得致其討也二慶導陳侯以逃晉即楚者也於是以陳叛不書非叛其君也楚圍陳不書非為寇也曰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則二慶見殺之由可見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先言復入後言入何齊侯潛納欒盈於曲沃欒盈率曲沃之甲以入晉敗而後奔曲沃也不言叛罪不止於叛也齊侯將伐盟主而欒盈因之以賊其國故各書其重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陳氏傳曰此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

衰諸夏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先言救後言次次以成救也齊侯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而晉人不出叔孫豹帥師從晉人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獲晏氂焉齊師退而後還則次以成救者晉命也據外傳子服惠伯云陳氏傳曰晉遂失伯也是故自救盟主他救皆不書據傳昭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楚沈尹戌救徐之類

已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己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左氏傳曰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公羊傳曰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何休氏曰稱人

從討賊辭

齊侯襲莒

杜元凱曰掩其不備曰襲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氏傳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伐鄭以救齊也諸侯還救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魯不上聘京師再世矣於是穀洛鬬毀王宮齊人叛晉故為王城郟以示義于諸侯魯嘗有惡于齊而懼晉之不競也故使大夫如周聘且賀城將以假寵焉自是終春秋魯大夫無如京師者矣

大饑

何休氏曰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弑君稱名氏者以賊赴也崔杼弑其君立景公而相之則孰為以崔杼弑君告諸侯者國猶有人也杼盟國人于太宫而不能要晏子以非義之盟殺大史三人而不能止其弟之又書與南史之繼往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猶為國有人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伐齊也不書伐齊齊人逆服也於是齊人以弑君

說于晉晉人重於得齊而輕舍弒君之賊則功利之弊有自來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其日何鄭有辭也鄭伯以陳怨故請伐陳於晉而陳侯會楚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於是鄭子展子產帥師入陳則異乎陵弱暴寡之師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晉平公之盟不言同據溴梁祝柯雖澶淵服齊猶不言同

也此齊成也則曰同盟何以齊之即楚也向也齊雖背晉猶未叛中國也莊公既伐晉而懼遂自通于楚且乞師焉而楚為伐鄭以救之使莊公不見弑則不待盟於宋而諸侯皆楚之從矣其曰同盟晉懼失諸侯也重言諸侯間有事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會于夷儀者剽也則衎入夷儀何以不名據鄭伯突入于櫟名

晉逆之也衎之出也不名以大夫無出其君而代之之道也既而晉人為戚之會以定衛自溴梁以來剽無會不在衛有二君者十年則固不可以無辨矣故復歸名之於是晉侯使魏舒宛没逆衛侯使衛與之夷儀則於衎何譏焉是故入夷儀不名名之則疑於鄭伯突陳氏傳曰衛侯入國矣而晉納之則異於他入者矣是故衛有二君俄而甯喜之弒械成則晉人為之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大夫將稱大夫必嘗為中國患者也屈建未嘗寇中國則滅舒鳩何以稱名氏屈建為宋之盟使南北之從交相見其罪有甚於為寇者則不可以不詳其人也是故遠罷未嘗寇中國也以楚靈吞滅諸夏而罷為之相其罪有甚於為寇者則亦不可以不詳其人也故二子者雖有事蠻夷皆斥其名氏春秋之用法嚴矣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穀梁傳曰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吳子遏伐楚至巣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非吳子之自輕也陳氏傳曰自入州來至是而書伐楚畧之也於是吳子親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則其但書門于巢何不以咎巢人也諸樊始通於上國爭長於楚而喪身於匹

夫是自取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不與剽之立則其曰甯喜弑其君何甯氏立之諸侯定之衛人戴以為君者十有餘年非喜之所得貳矣左氏傳曰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劉侍讀曰出衛君而立剽者甯殖也則曷為於喜加稱弑焉嫌以喜之受命于殖而弑剽也夫據其位而享其禄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全之計使簒弑因

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矣然則為甯喜者宜柰何宜乎效死勿聽爾陳氏傳曰國無二尊春秋之法也衎列於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其入也將焉名之剽列於諸侯之會七而後弒其弒也又將焉名之削一而存一是有予奪矣故春秋不沒其實而正不正不與存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陳氏傳曰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據二十九年季札過衛將宿於戚聞鍾聲

焉

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書叛始於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昔者鄭厲公自櫟侵鄭傅瑕弒子儀而厲公歸皆不書據莊十四年傳文則剽之弒衎之歸何以書春秋之世簒立苟未列於諸侯之會魯人始終君突則子儀之弒鄭必不告史必不書子儀之弒既不見於經則突之歸罪不加於奪適不足詳矣衎見出於大臣而剽立

列於諸侯之會數矣於是見弑而著于經則衎之復歸不可不詳矣穀梁傳曰日歸據莊六年衛侯朔僖二十八年衛侯鄭皆不書日見知弑也孫明復曰喜弑剽四日而衎復歸于衛言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以見衎待弑而歸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於是會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六十以益

孫氏晉大夫為之也故趙武稱人宋向戌者武之所善也然則公無譏與季孫之專魯甚於孫氏當荀吳以君命來聘且召公而公無辭焉公進退在季孫矣是故內不諱公見公之為大夫役也胡侍講曰趙武不書諸侯助孫氏也鄭良霄稱名氏者鄭伯為衛侯故如晉知鄭獨不釋君而助臣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曰此執有罪何以不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也劉侍讀曰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高抑崇曰晉人執甯喜非討其弑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王沿氏曰執衛侯不書者為盟主諱也衛侯之君也林父出之其反也林父叛之晉侯召諸侯殺林父以戚歸衛則方伯之事也今為臣而執其君斯中國為義之士所恥聞也故不書家鉉翁氏曰是時晉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主

二子者亦何益於人之國乎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氏傳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陳氏傳曰晉楚初同主夏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瑣
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于
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君之好而非天
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
是始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
無内外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高抑崇曰自是中國諸侯兩事晉楚齊桓晉文數十
年之業一朝而壞之生民雖暫免於兵革而天下之

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甞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立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孫莘老曰喜弑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則殺之不以其罪也故晉里克衛甯喜皆曰殺其大夫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公羊傳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公子鱄

辭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家鉒翁氏曰鱄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書曰衛侯之弟譏不友也公非鱄不得反國既反國而不能安鱄之身不友甚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凡外相盟不月此其日何兩主之也陳氏傳曰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至郪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伯之所以興衰也豹云者蒙上文也僑如以夫人至自齊媍至自晉皆蒙上文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傳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曰告將為宋之盟故為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公如大國不月如楚月異其事也是故公至不月必

至自楚而後月據昭公如楚至自楚書月著例何休氏曰如楚皆月者所以為公危也於是公及漢聞楚子卒公欲反魯人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宋人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宋公遂反甚矣魯之不競於諸侯也於是鄭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而後鄭伯始行衛侯違三歲而後行而魯人獨汲汲於楚此所以來蒍啓疆之召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書葬魯不會也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公在楚

何言于公在楚左氏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吾君嘗以正月在齊在晉矣據莊公二十二年如齊二十三年春至自齊文公三年如晉四年春至自晉之類不書在楚何以書此所以為筆削也以不朝正而釋之者史氏之文雖在齊在晉而必書必在楚乃書者春秋之法譏公之失其所也陳岳氏曰公

在外不朝正多矣不書者在中國也在楚則書之楚

遠地薛氏曰在楚之書危其在中國之外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穀梁傳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

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

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

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程允夫曰謂之弑蓋其君也不曰其君賤閽也盜殺蔡侯申書殺閽書弑何也以閽食庶人在官者之禄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陳氏傳曰會盟必有故也春秋書會盟而不言故屬辭比事而功過分矣於是書城杞於澶淵書宋災衛

甯喜弑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弑其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為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夏如楚靈王者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傳曰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來盟不月者大夫之事也據大夫來盟不月 杞介大國以治魯歸田而杞伯親來涖盟於是魯人畀之以子男之禮接故雖國君不月譏杞伯之自同於大夫與魯人之畀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也孫明復曰先書殺後書聘者吳子既弑而札始至魯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穀梁傳曰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來聘雖吳楚不月此何以月爲其以聘報朝疑於中國伯者也伯主以聘報朝自晉悼公始於是公如楚楚人使公親襚與陳侯鄭伯許男送葬于西門之外改歲而薳子來非椒與吳札之比矣故特月以異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世子弑君曰此何以不日所由來者異也先王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蔡侯淫而不父播其惡於諸侯故不日以異其事非弑君者法有輕重也以許世子止非故弑而書日則春秋之旨明矣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其曰外災例時為伯姬之卒也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見以災卒也君子曰災莫大於君母之焚死其

曰罪宋之君臣不能救其君母而使之逮乎火也然則左氏傳曰伯姬待姆者非與此宋人所以自文也伯姬已老矣使其傳姆在且加老而可待之以下堂乎鄭國之火也子産使子上廵羣屏攝至于大宫使公孫登徙大龜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舊宫人寘諸火所不及而況於其君母乎宋公無臣子矣於是懼其惡於諸侯也而爲之辭以自文曰伯姬待姆而逮乎

火也學者不能察以為伯姬病則曰女而不婦也以為賢伯姬則曰伯姬之婦道盡矣徒以空言為訓而不知其非實豈有合乎春秋

天王殺其弟佞夫

陳氏傳曰凡王殺不書本何休據傳莊王殺周公黑肩敬王殺召伯盈尹固類雖王子不書據惠王殺子類甚者母弟亦不書據襄王殺母弟帶必殺無罪而後書於是靈王崩景王立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也尹氏劉氏殺佞夫括奔晉左氏傳

曰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孫明復曰天子得專殺故天王殺大夫不書此言殺其弟佞夫者譏景王尊為天子不能容一母弟也穀梁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爾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王子瑕奔晉

周公黑肩嘗欲立王子克矣（桓十八年）莊王殺周公黑肩而王子克奔燕不書罪不在王子也子瑕僭括之黨

也佞夫殺而括與瑕奔晉則佚賊矣故書之佚賊則何以不月據莊十二年宋萬奔書月著例蒙上事月也春秋有蒙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奔不言出外也儋據不書賤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杜元凱曰卿共葬事禮過度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駟良之爭聞於諸侯久矣於是伯有為政使公孫黑如楚辭將強使之黑以駟氏之甲伐之則出非其罪

也其書良霄出奔何為自許入鄭言故也自許入鄭則曷為不申言鄭良霄據宋華元出奔晉書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蒙上文也出非其罪入罪也故間無異事得蒙上文以見之明其出入為一事書也是故書入而不言復入者惡入也不言復者位未絶也駟良兄弟也而爭於是良霄未絶于位而出出而以惡入甚矣鄭伯之失政也

鄭人殺良霄

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故不言其大夫良霄之出入

皆爲駟氏也則曷爲以討賊之辭書之良霄出而駟氏得君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而良霄自墓門之瀆入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則鄭人固以賊討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大夫會從其恒稱矣此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

宋向戌衛北宫佗鄭罕虎也曷為復不序分災偤伯之事也晉為宋災故合諸侯之大夫疑於伯者之會故略之凡伯者之會不言故於是特言故則非伯者之辭也左氏傳曰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不書魯大夫諱之也陳氏傳曰凡諸侯不序吾君在焉而書吾君大夫不序吾大夫在焉而書吾大夫與有議也據文七年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于扈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譏不在魯矣則不書吾

君吾大夫劉侍讀曰蔡人弑其君而不諱宋災而諱之微矣夫災雖諸侯之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非天下之憂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者别宮也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薛士龍曰小寢猶非正也況别宮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且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相會葬非禮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陳氏傳曰諸侯來會葬於是始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畢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

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稱人以弑君曰茍非微者則不曰據宋人弑其君杵臼此稱人其不日何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展輿因國人以弑之立而以微者告也

春秋集傳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卷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姚元烺

春秋集傳卷十二

元　趙汸　撰

昭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氏傳曰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杜元凱曰楚恐晉先

畝故不畝此所以不書盟

三月取鄆

鄆者莒魯所爭邑也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莒嘗取之不書外取邑雖取之我猶不書也據成二年齊取龍不書此季孫宿伐莒取鄆則其不言伐莒何為内諱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會楚公子圍于虢以弭兵尋宋之盟而宿背叔孫違盟伐莒以取鄆於是莒人愬于會叔孫幾為戮賴晉趙武固請於楚而後免故不言

伐使若不以師得然而特月以異之據內取邑不月譏在內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傳曰書曰秦伯之弟鍼罪秦伯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公羊傳曰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陳氏傳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

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伯也魏絳諫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悼公不能用其言卒復有事於無終既失諸侯雖有大鹵之捷何益伐鮮虞春秋遂貶晉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公子恒稱公子必篡若爭國而後名之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展輿弒君而立莒人召去疾于齊則去疾宜入者也曷為稱之與爭國同也春秋美惡不嫌

同辭展輿已立矣而去疾自外而入則固書之與爭國者同也苟曰公子去疾則與大夫之以惡入者無辨矣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嘗踰年矣不稱爵未有成之為君者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穀梁傳曰疆之為言猶竟也公羊傳曰與莒為竟也曷為帥師而往懼不服也高抑崇曰疆者封溝之也

季孫嘗帥師城鄆後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之者懼不服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陳氏傳曰此公子圍弑其君則其書卒何以君薨赴也君弑矣晏然赴於他國之君如恒辭猶鄭髡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為後之辭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圍之未弑

也魯蔡鄭之大夫固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徇于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比與圍兄弟也而為右尹於是不義圍而出則非其罪矣出非其罪則曷為書之以圍殺立之罪不著於春秋故書比之出以明變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此殺有罪也曷為從其恒稱據楚得旺宜申不能以宋山皆去族時討也劉侍讀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得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柰何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君

放楚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
而卧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爾國君専殺
大夫非王法所得為也然而春秋或與之所以見君
臣之禮扶上而抑下也先王之法不誅不教不誣無
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弔少姜也及河晉侯使人來辭曰非伉儷也
請君無辱乃還晉猶不敢以嬖寵之喪辱國君也以

公自卑爲已甚矣趙武之卒也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諸侯自卑以事晉者不惟魯也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元凱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也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始専合諸侯也申楚地在方城之内合南北諸侯十有二國于方城之内宋世子與淮夷俱繼小國之君

蓋自楚入中國以來所未有而晉人聽焉則宋之盟為之也晉侯安於宴樂不在諸侯公室以卑政在大夫而軍政日弛於是中實畏難而文以不爭則雖欲不以諸侯與楚不可得矣高抑崇曰申之會非與國則小國而已魯齊衛曹薛邾杞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終不與也則雖偃然肆志以專諸侯諸侯亦不得已而從之爾

楚人執徐子

陳氏傳曰楚執舒子吳執鍾離子皆不書此何以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自宋之盟中國無大盟會越九年而十二國之君皆受命于楚於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故其類相執不志為中國危之故志之也

秋七月

為滅國月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再序諸侯有不與伐者也宋華遂鄭大夫從不書凡諸侯以兵屬于楚皆不書也

執齊慶封殺之

穀梁傳曰為齊討也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陳氏傳曰執齊慶封何以伐吳慶封再奔吳吳子之朱方此執有罪也曷為

不再言楚子據會于戚晉侯執曹伯再言晉侯　不予楚以討齊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申之會楚始專合諸侯春秋之大變也訖于厥慭諸夏無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于天下由是而滅頼滅陳滅蔡矣

遂滅頼

遂滅國何以不日據襄十年諸侯會于柤遂滅偪陽　異其事於中國也諸侯滅國不日必有謂而後日甚則不月吳楚滅

國不月必有謂而後月甚則曰一滅國也而所以詳略不同春秋治吳楚固與中國異也

九月取鄫

其言取之何兼之也莒滅鄫不能救於是鄫叛而來不能以興滅繼絶之義請于天子告于方伯而遂兼之是鄫卒滅於我也故特月以異之據內取國不月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傳曰卑公室也舍中軍則何以為卑公室季孫宿以三分公室為未足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取其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則魯公寄食於三家不復有民矣陳氏傳曰舍中軍從祀先公皆善辭也微國史無以知舍中軍為季氏專魯從祀先公為陽虎專季氏也然則春秋固不可以無史與豈惟春秋孔氏之述六經也則以歷世之史筆削之焉爾史行於天下六經修於聖人萬世之後史與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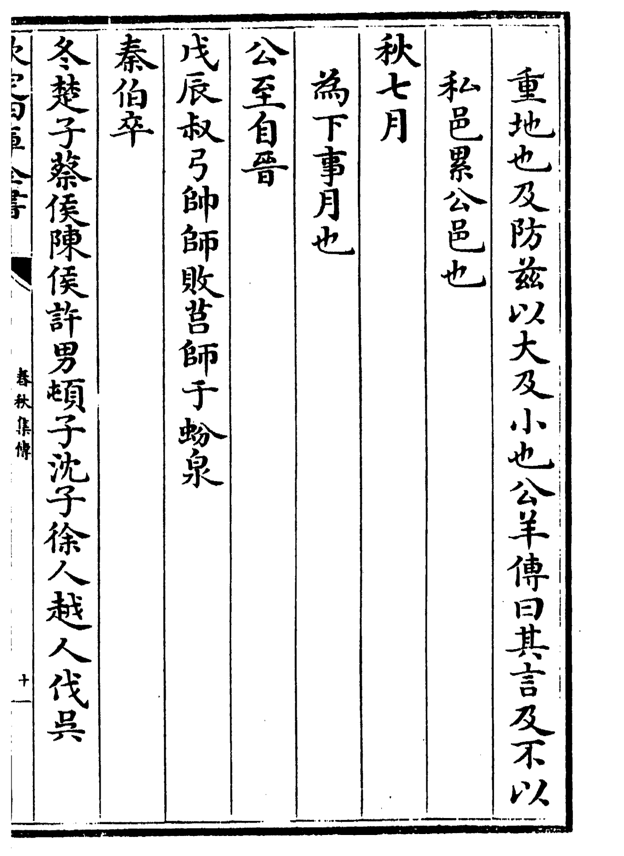
並傳有以考吾之所去取者矣春秋固東遷之史也舍中軍從祀先公是季孫宿陽虎之事魯史云然我何加損焉不没其實焉爾矣苟其文不可以不是正則有筆削苟不必是正雖無筆削可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穀梁傳曰莒無大夫據莒大夫盟會皆書人其曰牟夷以地來


重地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公羊傳曰其言及不以
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
為下事月也
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其曰徐人越人便文也故便文則曰徐人越人復其恒稱則曰徐曰於越皆從史文也劉侍讀曰吳楚徐越雖比於荒裔而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亦稱王王非諸侯可當稱也故春秋擯諸中夏雖然猶不欲絶其類也是以列號則舉其本封書爵則黜其僭竊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

聖人慎絶人亦春秋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始會秦葬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曰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燕及齊平也左氏傳曰暨齊平齊求之也穀梁傳曰暨者不得已也不言燕蒙上文也州公如曹六年春

正月寔來齊侯伐北燕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皆蒙

上文也陳氏傳曰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於是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齊侯伐燕納簡公庶幾天下之大義也而取燕姬與其寶賂而還不書平是與齊以定燕也靈公以來齊首敗伯主之約納晉欒盈叛人也納北燕伯猶庶幾乎天下之大義而卒與之平是黨亂臣逆子也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圍衛齊襲莒曁齊平盟于鹹次于伍氏皆罪齊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

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蓋不予齊也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穀梁傳曰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惟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陳氏傳曰兩下相殺雖世子不書據陳佗曹負芻此何以書斥君之辭也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而自立曹伯盧卒負芻殺太子而自立猶兩下相殺也初哀公元妃生偃師而嬖二妃屬其子留於公子招公子過哀有廢疾招殺

其世子偃師而立留哀公經而死哀有世子矣又屬其孽子於二公子為是殺世子則譏不但其人也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侯溺卒斥君之辭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已立矣其曰公子何也據莒展輿出奔不言公子不以留首惡也公子招立公子留使干徵師告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不曰陳留蔽罪於立之者也是故衛公子瑕楚公子比嘗篡立矣苟有立之者則首惡不在其人故其殺皆曰公子

秋蒐于紅

師田違禮自僖文而後不書者五公矣蒐于紅何以書自僖公救齊而後將帥無公臣凡師皆大夫師之

苟軍政不出於公則閱治田狩之事不足譏也於是
舍中軍三家分魯而自為師乃蒐于紅以大閱焉蓋
魯君無民於是始則其事與師田違禮者不侔矣故
大蒐于比蒲于昌閒終春秋悉書之詳著其世變以
譏大夫之不臣也陳氏傳曰蒐于紅也自根牟至于
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皆三家
所以耀武焉爾是故莊桓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
言公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於是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陳無君者五月矣曷為稱人以殺與討亂同辭公子過與殺偃師者也以其罪宜討故不曰招殺而稱人以殺以為猶國人殺之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曰滅曰執曰殺曰葬皆楚子也據傳楚子在師則曷為但稱師異其文以異其事也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十一年傳文則是楚人以詐滅中國而已是故滅陳滅蔡皆不稱楚子稱楚子則疑於楚莊據滅蕭入陳皆稱楚子于是乎特書曰以甚之蓋陳蔡非近楚之小國比也以楚滅陳蔡而中國不能救大其變故皆曰以謹之陳孔奐者公子招之黨也放招而殺奐見楚人之暴而非能用刑也不言大夫據放

與穀皆書大夫略外討也黎錞氏曰葬陳哀公非我往會而書也楚既滅陳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事與齊侯葬紀伯姬同經已而書楚滅陳則執陳公子招殺陳孔奐葬陳哀公皆蒙上文云爾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外災不月其月異亡國也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

陳火何存陳也高抑崇曰陳雖已滅而土地人民猶
在焉不與楚滅之故還繫之陳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陳氏傅曰舍中軍矣曷為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

弓爲意如貳也於是伐莒叔弓佐意如序於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居守自是訖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史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名之所以正其罪也故其自相殺不名據十六年楚子誘殺戎蠻子書日謹之也據宣十八年邾戕鄫子不日故其自相殺不月亦據殺戎蠻子穀梁傳曰何為名之謹之而名之也稱日稱地謹之也地謹之也公羊傳曰楚子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則曷為絶之懷惡而討不

義君子不與也孫明復曰般之罪不容誅矣楚子貪蔡土地殺之不以其罪故生而名之不得以討賊論當坐誘殺蔡侯般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左氏傳曰齊歸薨大蒐於比蒲非禮也晉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

一日之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不月略之也例在成元年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謀救蔡而弗克也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厥憖而不能師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則韓起之懦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曰滅曰執曰用之皆楚子也其稱師何以其懷詐以滅中國而絕其世與爭諸侯之日不同故異其事也其日謹之也孫明復曰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父殺國圍拒守危困以至於死未立可知也劉侍讀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有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

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有之為者盡於世子矣陳氏傳曰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之辭也是故均之為滅國也嘗臣之矣書曰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穀梁傳曰納者內不受也北燕伯何以不名不以高偃名北燕伯也諸侯不相名而況於大夫其可以名

諸侯乎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於是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出季氏而慭更其位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既而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遂奔齊以其罪有關於一國之故故不日以異之（例見閔二年）如晉不書（據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書）不以謀季氏累吾君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伐鮮虞何以曰晉外之也晉盟主也楚滅陳晉不能救滅蔡欲救而不能棄中國諸侯於楚聽其吞滅莫甚於此時而甘心於羣狄尚得謂主夏盟乎陳氏傳曰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外秦以晉故也外鄭亦以晉故也則其外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楚虔弑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狄鮮虞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

無中國之志也於是外晉是故自成襄之春秋晉雖
或競於楚略之不書也而敗狄於交剛于大鹵滅赤
狄潞氏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則詳志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内邑言圍皆叛也費叛曷為不書據獲麟後有成叛家臣叛
其大夫而非叛君也是時三家分魯尺地一民皆非
魯君之有故家臣得假張公室之美以亢其大夫故
圍鄆圍郈皆不言叛苟非叛其君則不足志也劉侍

讀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諸侯雖大國誰敢慢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叛入齊而春秋不書非釋蒯不治也事有本末法有原青其不正相乘非一日之積季氏不得以叛名蒯正已而物正此之謂王者之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則何以言弒其君以比首惡也

楚子虔弑立而比出奔比與虔未嘗一日相君臣也則以比首惡何也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十有三年則比一亡公子爾於是比歸自立而虔縊則比首惡矣比歸自立則其見殺猶曰公子何據篡立者見殺不稱公子比之歸非其意也棄疾脅比而立之又殺而代之則比不得為篡國矣故春秋加比以弑君而不罪比之篡國加以弑君則君臣之義正不罪比之篡國則棄疾之惡萬世不可掩矣弑君者日不日加弑也穀梁傳

曰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公羊傳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陳氏傳曰比蒙首惡之名則殺之宜稱人其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靈王之弑棄疾為之也則是以公子殺公子爾非討賊也杜元凱曰不書弑君位未定也左氏傳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氏傳曰齊服也陳氏傳曰晉復合諸侯也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孫明復曰自宋之會大夫專盟會者十年申之會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晉昭公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于此乘楚靈弒逆之禍而已晉乘楚靈弒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果何所為哉故自是訖召陵諸侯復

不出者二十四年而為鄟陵之盟矣胡侍講曰其曰同盟劉子與盟也

公不與盟

陳氏傅曰會于沙隨不見公則譏不在魯也於是邾子莒子愬魯于晉晉侯不見公書曰公不與盟譏魯之辭也向也黑壤公不與盟則諱不書盟今也不諱譏魯之辭也於溴梁於祝柯嘗為魯執邾莒矣而魯亟出師又納其叛人於是邾莒愬於晉晉為有辭於

魯也而公遂不與盟晉之不自彊於主盟由重丘而後皆大夫爾以晉之不自彊於主盟而復合諸侯於是劉子臨之叔向謀之謀夏猶有屬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人不與盟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之後參盟復作則魯誠與譏焉爾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胡侍講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季氏伐莒取鄆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不臣甚矣晉人若按鄟莒

所愬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則方伯之職修矣今乃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貨財而已非責其無君臣之義也安得為伯討乎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蔡靈侯之孫也吳者陳哀侯之孫也其曰蔡侯

陳侯既即位後而來告也皆稱名繼絶也此自楚也其不言自楚何楚滅而後楚復之不為功也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何休氏曰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孫明復曰二國之命制在楚人以自歸為文所以抑彊楚而存中國也穀梁傳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趙伯循曰既復國以禮改葬魯往會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陳氏傳曰大夫不至必見執也而後致亦危之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殺意恢者蒲餘侯也曷爲以國殺書譏不在相殺也莒子卒國人欲出郊公而立莒子之弟庚輿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則意恢者郊公之所與存亡者也故書其殺以明變也然則郊公出而庚輿入何以不書春秋公子爭國非有辨於疑似之際則不書也既郊公見出而庚輿以公弟立苟無嫌於亂適春秋奚議焉是故書鄭忽書曹羈不書莒郊公書鄭突書曹

赤不書莒庚輿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氏傳曰禘于武宫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胡侍講曰衛有太史柳莊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禮不告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可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伐鮮虞嘗狄晉矣曷為復書荀吳一伐鮮虞也當楚人滅中國而晉不能救則狄之以示義當中國無楚患而晉大夫亟從事於戎狄則復其恒稱以見實春秋於晉楚之際無不盡其辭矣

冬公如晉

春秋集傳卷十二

春秋集傳卷十三

元　趙汸　撰

昭公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復貳於晉也左氏傳曰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莒人郯人會齊侯盟于蒲隧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盟不書不足書也書伐徐則齊

之貳於晉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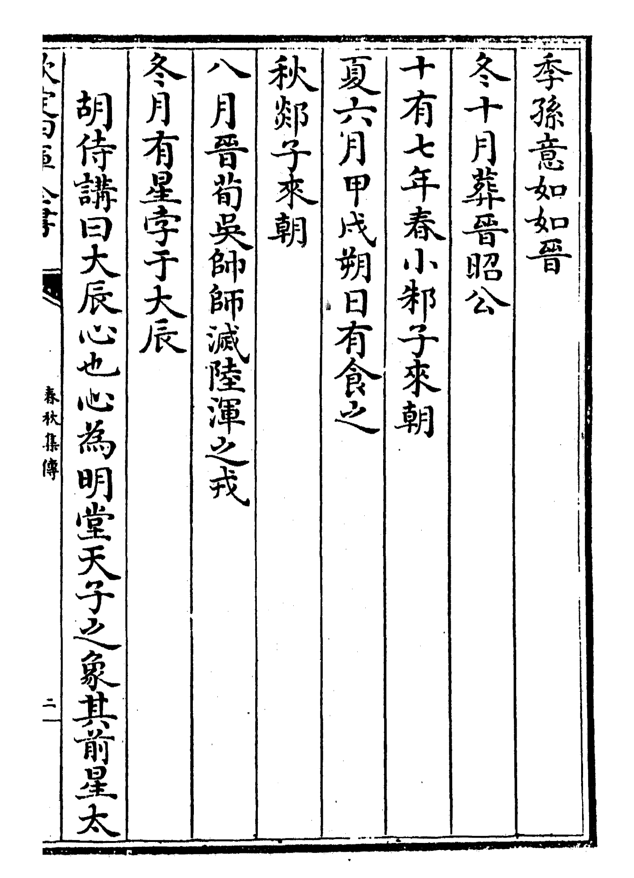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誘蔡侯殺之名虔誘戎蠻子殺之不名棄疾者以詐相誘相殺彼俗之常耳不名著其常也以其為行彼此一也君子不疾也若不疾乃疾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月有星孛于大辰

胡侍講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

子後星庶子孛加辰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天之示人顯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楚之戰不月略之也陳氏傳曰此楚令尹陽丐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略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矣昭公之春秋莫辨於吳楚也吳嘗敗楚于鵲岸不書五年敗楚于房鍾不書六年書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傳曰記異也異其同日而災也外異不書此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據外災不月

六月邾人入鄅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則曷為書弑其君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非必乎弑者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止自為藥也君父至尊也藥劑至危也止自為藥以進諸君而君卒則是止殺君矣君子曰藥劑所以致人死者非一端也止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殺哉止所以異於楚商臣蔡般者過與故爾然春秋

之法一施之者以臣子於君父不可過也然則止奔晉曷為不書止誠無所逃其罪焉爾猶不使與君殺而佚賊者同文明止之非故也春秋於臣子之獄察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書自者此其言自何孫明復曰鄸會之邑也言自鄸出奔以別從國都而去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陳氏傳曰此齊豹也則曷為以賤辭書之奪之司寇則非大夫也盜賤者也以賤者而殺其君兄於是衛侯如死烏則衛之失政甚矣范凱氏曰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其兄故稱至賤殺至貴公羊傳曰

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惡疾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三大夫並出則何以月據後再自宋南里出奔楚不月以犯君出也

宋元公惡華向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殺之遂刼公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向寧華定之子以為質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然後出奔故月以異之同於佚賊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寜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胡侍講曰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猶曰非自外也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則自外入者也此自外入獨稱宋南里何也南里者宋國城内之里名也左氏傳曰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是華氏與宋分

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奔君不月必未成君也此成君何以不月遂失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亟如晉而晉亟辭焉以公不能為有無也晉人知

有三家而不知有公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此佚賊也何以不月譏不在宋也於是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楚薳越帥師逆華氏諸侯之戍謀曰不如出之以為楚功乃固請出之以晉大夫會諸侯之師救宋而絀於薳越譏不在宋矣是故救宋不書不足書也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亂自内作也然則亂作曷為不言其人告命未及於魯也景王崩王子與太子之母弟爭立叔鞅歸自京師言之而未知其所定也吾魯史也於王室之故何敢知焉謹志曰王室亂而已穀梁傳曰亂之為

言事未有所成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以者挈守人之謂也此嗣天子也其言以之何以其未成尊則言以苟成尊則不言以（據敬王居于狄泉不言以）嗣君未踰年嘗稱子未葬名之以其為天王未踰年之子則尊之曰王子猛者史文也（據後稱王子猛卒）此未踰年則曷為稱王修春秋之特筆也景王太子壽早卒猛與匄皆其母弟也王愛庶子朝欲立之大臣劉單不可王崩子朝作亂

尹召奉之魯春秋書曰王室亂則劉子單子以王子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入于王城王子猛卒屬辭疑於羣王子則正不正何以辦焉故正其尊稱而繫以在喪之名以別於羣王子之爭立者所以決嫌疑而定猶豫也陳氏傳曰此爭立也則其遂稱王何成猛之為王也於是劉單奉猛尹召奉朝未知其誰宜立也成猛之為王則猛宜立者也是故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為子糾猛雖未踰年成之為王猛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陳氏傅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凡以非順辭也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者爾是故殺子朝于楚儋翩率子朝之徒以作亂敬王嘗處于姑蕕踰年卒克之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是子劉單以復辟之誼也殺朝事在定五年

冬十月王子猛卒

既葬矣何以名據諸侯嗣子未葬稱名既葬稱子未及葬節也禮天子七月而葬雖渴葬猶稱名嫌欲速也曰卒未成尊也不崩不葬左氏傳曰不成喪也劉侍讀曰以子禮治之也陳氏傳曰猛謚曰悼王則其曰王子猛何未踰年也未踰年之君雖嘗有謚猶不列於廟是故衛侯申雖謚曰戴公猛雖謚曰悼王均之為不成君也王猛矣則其曰王子猛何於其卒從其恒稱爾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為取邾師故晉人來討也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左氏傳曰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晉人圍郊

晉大夫將從其恒稱矣此籍談荀躒也曷為復稱人

以其怠於勤王不人之則無以見罪也陳氏傳曰郊

天子之邑也向者子帶之亂晉文公嘗圍溫矣不書
以其討亂也圍郊以伐子朝之黨也則何以書討亂
非晉志也於是王師敗于郊王猛卒敬王即位矣而
籍談荀躒之師軍于隂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踰年
子朝立焉而復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晉自交
剛之役凡師書君大夫於是復人之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不日卒于外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於是郯公歸何以不書庚輿復見出則郯公之歸固其所也故庚輿以接我書來奔而郯公之歸不復詳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此皆從楚之諸侯也則曷為不序凡諸侯以師從夷狄皆略之也例在屬辭辭從主人篇無費辭矣以六國之師敗焉二

君滅大夫獲焉故書之哀中國諸侯從役於楚則以取滅亡而莫之救故舉其重也於是吳伐州來楚遂越師師及諸侯之師救之戰于雞父則其不言敗楚何以類自相敗也是故吳楚自相敗不書諸侯以師從吳楚不書以其從之而致師敗君滅大夫獲則書之筆削之義明矣公羊傳曰其言滅獲別君臣也杜元凱曰國君社稷之主故稱滅啖叔佐曰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胡侍講曰書頓胡沈蔡陳許以君大

夫為序也

天王居于狄泉

稱天王者既卒已踰年也天子未三年不稱王公羊傳文此踰年爾則其稱王何必三年然後稱王謂宅憂而未出命也春秋侯國之史也諸侯皆踰年稱公而天子未三年不稱王非所以明尊尊也孫明復曰敬王也辟子朝居于狄泉曰天王居于狄泉明正也

尹氏立王子朝

篡位不書據莊十九年蘇子立子頹不書此其書立何以伕賊也昔者子頹之亂鄭虢克復而討子頹則臣子之責已盡子頹之立不書可也今子朝之亂敬王蒙塵四年而甫定尹召猶以子朝奔楚是伕賊也則子朝之立不可不志矣穀梁傳曰不宜立也朝之不名何也别嫌乎尹氏之朝也范甯氏曰不直名而言王子者據衛人立晉不言公子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别之陳氏傳曰此尹圉也曷為稱尹氏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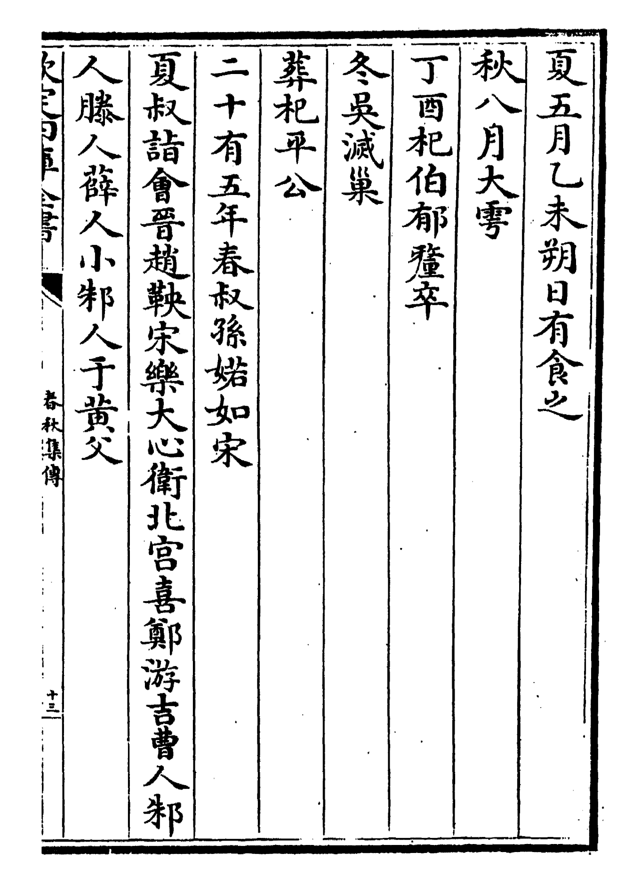
見大夫也於是敬王即位矣子朝入于尹尹圉為之殺劉佗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子朝入于王城則曷為但言尹氏猶曰獨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陳氏傳曰左氏傳曰謀王室也於是天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晉侯使溢問周故期以明年而後為黄父之會又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出是故天王書出入而晉師克鞏不書書克鞏是討子朝也

有鸜鵒來巢

左氏傳曰書所無也公羊傳曰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凡雩過祀節不逺者不月此過祀節不逺也則何以日以一月而再雩故日之著其瀆也例在桓五年左氏傳曰書再雩旱甚也啖叔佐曰季辛不言大雩上可知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陳氏傳曰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胡侍講曰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焉公不從意如登臺而

請曰請待于沂上以察罪不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不許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遂行以君伐臣曷為不勝祿去公室政在季氏四公矣民賦入於其家半矣昭公不忍一朝之忿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

齊侯唁公於野井

胡侍講曰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言

其無納公之實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婼謀納公而從公于齊既歸而意如有異志故因禱以自裁也婼與叔詣卒時公在外而皆書日者勢不得臨喪非恤典薄也

十有一月已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為公故如晉也曲棘宋地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外取邑嘗稱人此曷為稱君為公取也是故外取邑恒不月雖取諸我不月於是特書月以其為公取之也陳氏傳曰外取邑不書雖取我不書取鄆將以歸公也則何以書病齊侯也昭公孫于齊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遂不果鄟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是以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至不月必有故而月以公不得反國而居于鄆故月以異之後不月者自鄆而行不復為之變也穀梁傳曰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甯氏曰居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録之杜元凱曰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家鉉翁氏曰鄆魯竟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劉侍讀曰有天下者固家天下有一國者固家一國雖上失民下莫敢有也天子

棄天下而不守諸侯失其國而不保是以天子有曰出居于鄭諸侯有曰居于鄆

夏公圍成

胡侍講曰齊侯自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為義不終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王沿氏曰公以齊師圍成且書公圍成者惡齊人受季氏賂雖得其師不足用也戰于炊鼻不書者諱國惡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氏傳曰謀納公也此參盟也其不月何納公非齊志也齊侯貳於晉而專盟嘗盟徐郯莒于蒲隧不書不足書也於是矯納公以盟莒邾杞而卒無能為春秋存策書之大體以吾君在焉不可不書也故不月以異之

公至自會居于鄆

家鉉翁氏曰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

乃書公在乾侯皆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曰入難辭也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則書入而已陳氏傳曰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

亂矣入無足諱焉爾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子奔非其罪不書此以佚賊故書之佚賊則何以不月蒙上事月也陳氏傳曰尹氏獨欲立子朝爾則其奔楚曷為兼言召伯毛伯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為之也然則曷為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誰立也是故始終于尹氏以二卿序尹

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弒吳子者公子光也曷為不書光弒而代焉國人不得以賊赴也其不日以别於大臣之弒君而稱國者也陳氏傳曰於是壽夢有四子而季子賢諸樊也餘祭也夷眛也不以國與子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

不受則國宜之光者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光諸樊之子僚夷昧之子父子兄弟苟焉以其位為利至於相戕賊也天理滅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外大夫自為會何謀納公也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靈公欲以其公子及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於是樂祁犂北宮喜固請之則宋衛猶知

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於季孫辭二子與曹滕之大夫而以難復鞅與季孫同惡相濟者也以宋衛君大夫拳拳於納公而公卒不獲反國則晉人為之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初去國何以不如晉而如齊以向者五如晉而不得入恥於奔晉也至是何以復如晉以三如齊而不見恤也然則何以次于乾侯晉人以公非見卑於齊則不來故不使入其國都由晉之諸臣陰黨季氏故也夫晉與魯同出於文王而齊魯甥舅之國也其卑

公如此尚望其能納公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元凱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何休氏曰言來者居鄆從國内辭據齊侯及莒蹤唁公不言來

左氏傳曰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

君矣君秖辱焉杜元凱曰唁公至晉而不見受也遣使唁不書（據臧紇如齊唁衛侯不書）此何以書胡侍講曰譏齊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諸侯失國托於諸侯禮也諸侯納之正也齊魯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竟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為禮乎朱定氏曰齊晉皆大國也世為牧伯諸侯之盟不能即誅意如而納昭公徒以屑屑之禮問之唁之所以見其從逆臣不能平魯亂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有感於子家子齊卑君之言復如乾侯冀晉之終見恤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内邑叛不書鄆潰何以書内邑叛非叛其君不足志也於是昭公見出於季孫齊取鄆以居公有年矣公

如晉而鄆潰民廹於季孫不敢復寧公也故志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何言乎公在乾侯劉侍讀曰正月以存公也向者公雖去國然居鄆猶在竟内今鄆潰公無所入羈旅他國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也此史氏之法也昔者吾君嘗以正月在齊在晉矣說見襄二十九年史所必志而經不書畧常以明變也魯君朝伯主而在他國猶曰可也昭公見出於彊臣而在乾侯人道之大變也髙

抑崇曰鄆魯地曰居者公之所有乾侯晉地曰在者非公得而專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吴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國滅君奔恒不名據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温君奔皆不名徐子何以名以其奔楚也向者曰弦曰温其國見滅矣而其君皆奔中國譚見滅於齊其君亦未嘗奔蠻方也徐韜事

齊而終服於楚申之會楚人以吳子徐出也執之狩于州來又圍徐以懼吳徐盖兼事吳楚而卒以違吳人執亡公子之命見滅於吳楚為出師以救之無及也而徐子猶奔楚以其世服蠻荊雖取滅亡而不悟不得與國滅君奔中國者比故特書名以異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陳氏傅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又納黑肱卒大夫

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是故文公在晉公孫敖會于垂隴襄公在晉季孫宿會于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歴則非諸侯之事矣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於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公會晉侯于夷儀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季孫意如

會晉荀躒于適歴公薨于乾侯屬辭比事而晉人之罪著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於是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外黨季氏内欺其君使荀躒召季氏會于適歴而偕至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欲公為之歸以免季氏於討從公于外者皆季氏之仇也慮公則歸矣而已將不得反國故脅公

使毋歸而請逐季孫于晉不知晉侯終不能為公討也晉侯明不足以燭姦使魯君困辱于我土地而不為圖之是自蔑其君臣之教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黒肱以濫來奔

左氏傳曰邾黒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也杜元凱曰不書邾史闕文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何以久在乾侯齊晉不納公也薛士龍曰公在乾侯而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固行於魯也

取闞

吳先生曰昭公為魯君四封之内皆其土地也書取闞者見公為季氏所逐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君出入必有告于廟有令于國而後書於是公失國于外令不及魯矣則公之出處曰次曰如曰至曰居

曰在曰會盟曰唁公曰圍邑曰鄆潰曰取邑曷為悉書之以為史氏之職與則國無君臣非有文告之及魯史安能得公出處歲月如是之詳以為季孫之志與則君臣方讎季孫豈以諜伺之報詳命史氏於阻兵之日哉傳言季孫欲溝公墓為惡謚榮成伯止之蓋魯之臣子猶有人焉當定哀之閒史臣豈無職思其憂者詳考昭公出處以補策書之闕乎史記言昭公奔齊魯亂孔子亦適齊當時之事見聞所及使魯

史未嘗追補春秋亦特書之以明君臣之義不可一日而渝季孫雖不臣國不可一日無君也

夏吴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此京師也其曰城成周何以地舉也凡王者所都皆曰京師周自東遷定都王城久矣於是王室亂天王

復辟入于成周遂命諸侯城焉故以地舉而不言京師言京師則疑于王城是役也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尋盟于狄泉則盟何以不書魏舒何以不序大夫自為盟也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自為盟而無王如此此狄泉之盟所以不書也其城成周也魏舒屬役於韓簡子既削狄泉之盟則魏舒固宜不序矣穀梁傳曰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

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於是公七年於外矣而卒以客死則齊晉之罪也當時以齊晉納公猶反手也而齊之田氏猶魯之季氏齊君固不勝其臣也晉之六卿猶魯之三家晉君固不勝其臣也二君者皆蔽於其臣視魯君之顛沛失所恬不為動於是季氏之黨益固而公無反國之期此其所以客死于外也

春秋集傳卷十三